

宅之東南十里餘舊名雞栖精舍今名崇元觀并鼠數枚墮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仙藥也後

人或有見之者必爲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

望之不可見唯祥雲縹靉瀰漫山谷百里之

內異香紛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

蜀錦爲傳道質信於謐姆姆製以爲殿帷至

是忽飛來周遊旋遠於故宅之上竟入復飛

入雲霄海惟爲名後置觀故以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

勝至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

西亭久之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

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

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真

君乃書一罇已天篆精字于壁而去飛昇之

日雲輶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

詔命因粟別子朔洎閩家瞻拜祈度真君俯

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

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

能養肉辛能養筋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

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

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

今臨江軍玉虛

龍即其地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
仙茅奔馬

無出者通吳君十有一人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三

續真君傳

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

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

載之巨箇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鑑其

鐘車函曰並寶藏于祠後改祠爲觀因錦惟以命名曰游惟蜀

旌陽之民競賚金帛負碑甓來甃壇并以報

德各鑄姓名其上蜀民碑緣改宮峰蓋始徵去之今間有存隋煬

帝時焚修中輟觀亦尋廢至唐永淳中天師

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資奉本朝太宗

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

花幡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

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也仍禁名山樵採蠲租

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爲優異老臣之地徽宗

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告詞文維政和二年

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

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

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

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同卷五秦六

海南白玉蟾著

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
式褒顯蹟肇薦徽稱莫享褒崇永綏福地御名
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

御降真君冊誥表文

臣御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後

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
來被更延景歷之昌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以聞臣御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

玉冊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

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

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

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廼詔有司考循

圖密虧妙契繇魏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疴

一方攸賴剪妖馘毒三氣獲分肆膺謚姆之

符榮啓都仙之籍超昇旋極載祀綿邈廟像

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正

隆荐降嘉祥幸彰幽贊稽響答民物阜寧

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遠朝奉大夫充集賢

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江西路兵馬鈴轄護軍賜紫金魚袋
王勇上事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
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誠
用敷錫於羣倫謹言

政和六年改觀爲宮仍加萬壽二字除甲乙
爲十方六年五月一日辰時御前降到苟字
號不下司文字付禮部朕因看書于崇政殿
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
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拂皆衣青後有二
使者絲衣道裝捧印叔前至丹墀起簡揖朕
攀左龍尾上殿朕疑非人間道士因問卿是
何人不詔而至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
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接察西瞿耶國經由故
國觀其妖氣故來相訪朕請坐而問曰此患

數被風濤覆沒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分寧
縣梅山有許旌陽磨劖之地詔畫像如夢中
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尋依道錄院奏請於
三清殿後造許真君行宮再降手詔命中大
夫謝景仁下分寧縣同令佐以係省官錢新
換旌陽觀仍賜詔書一道前去本觀收掌遇
天寧節即撥放童行一人仍命採訪許真君
別有遺迹去處如未有觀即勒本屬取官錢
建造如有官觀屋宇損壞即如法修換無常
住即撥近便僧寺堪好莊田入觀供辦務令

爲何答曰湖南湖北三十六萬絹網入水此
實小龍爲害蓋先朝不封此子爲王當永嘉
之戮自折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
今乃賴爲國家之患俟吾還當有處分不令

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

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瓶子
傾藥一粒如菉豆大呵呴抹於瘡上覺如流
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
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
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網網盡

新蓋造賜真君像一軀及銅鑄香爐花瓶燭臺鐘磬之具御書門殿二額凡爲大殿六小殿十二三廊七門五閣前殿三面壁繪真君忠處功行之迹後殿奉安玉冊其上建閣寶藏三詔御書兩廡複壁繪仙仗出入之儀環

卷六

以墻垣由牆之西貯真人之故居建道院以安道衆建炎中金人寇江右欲火官庭俄而水自楹桷間出火不能爇虜酋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畔都統大軍屆茲遍觀聖像莊嚴華麗不敢焚毀時天會八年正月初二日記主觀想知

此壁近顏方覆其字唐張善安竊據洪州強鑿開之其蓋內丹書字云五百年後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磨洗其字終不能滅遂藏其蓋止留函底今與馬皆存三朝宸翰及真君玉冊金人入寇之後不知所存焉真君垂迹遍於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爲觀府爲壇靖者不可勝計或散在山林湖灘絕有異處如龍沙側之磨劍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涇塞新建縣之嘆旱湖水蛭至多以粒藥投之其蛭永絕至今名藥湖松湖市之旅邸真君嘗少憩至今其家無蚊蚋

豐城縣之妙針洞蛟入其中以杉木楔之至今不朽奉新縣之藏溪蛟藏其中以劍劈裂溪傍巨石書符以鎮今鎮蛇石靖安縣有劉仙姑名懿真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謙姻嘗稱之真若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遣療丹井舊有神龍出沒胡洞真始置符石以鎮之鐵柱唐嚴譏作州牧心頗不信嘗令發掘俄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譏懼叩頭悔謝久之而後止又強取真君修行鐘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疑道流以術禁之

遂加囚繫欲置於刑獄忽坐寐爲神人叱責將斷其首驚覺遂釋道流送鍾還宮至五季亂一夕飛去莫知所之車駁州牧徐登欲見之令取至府猶未及觀即夕飛還皇朝猶在金人入寇尋失之石函雖有竅縫而不可開

卷六

五

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樓霞觀此類莫克彈舉每歲季夏諸卿士庶各備香華鼓樂旗幟就寢殿迎請真君小塑像幸其鄉社隨願祈禳以蠲除旱蝗先期數日率衆社首以瓜果酌獻于前殿名曰割瓜預告迎請之期也真君之像凡六唯前殿與寢殿未嘗動餘皆隨意迎請六旬之間迎請周徧洪瑞之境八十一鄉之人乃同詣宮熙謝曰黃中齋黃中儀式真君所傳也七月二十八日仙駕登宮左之五龍崗禁辟蛇虎自古以然謂之禁壇故遠近祈禳之人晝夜往還絕無蛇虎之患仲秋號淨月自朔旦開宮受四方行香擣賽萬獻先自州府始州府具香燭酒幣詞疏達衙吏馳獻遠邇之人扶老携幼肩輿乘騎肩摩于路且有商賈百貨之射利竟能異伎之逞巧以至茶坊酒壇食肆旅邸相續於十餘里之間驛於關市終月乃已常以淨月之三日仙仗往黃堂觀謁甚如前一夕降殿宿齊南廡次日昧爽啓行少息于憩真靖晚宿紫陽靖次日早登龍城壇渡小蜀江初

真君尋龜茅時嘗渡此江以錢二百勞舟人
舟人請益不已欲需一千真君從之既登岸
舟人持錢歸二錄耳餘皆堵難始驚訝知其
神人至今仙駕經由舟人止覓二錄不敢過
求也臨午至黃堂朝謁謹姆鄉之善士咸集

陳宴享之禮明日復留終日初六日早由西
路以還宮中每以中秋日修慶上昇齊先一
日建醮次日黃君來覲黃君真君之壻也其
行多由間道明旦未至宮五里曰侯坡有亭
入端門舊有門對正殿
黃閣門也初朝于前殿分賓主
禮次日享禮畢降殿憩于西廡俟暮西還而
曰著衣觀黃君更衣之所也宮中具威儀迎

享禮主首侍從仙駕者乃詣後殿酌獻于許
氏仙姑自序庚戌
申歲始也次日未五鼓而返此一處
凡六供士庶焚香迎謁者以千數凡所經由聚落人
民男女長幼動數百人焚香作禮化錢設供
至有感激悲號者每仙駕出入主首必再拜
送迎於大門之外至於南朝西撫及州府迎
道而歸其尋飛茅亦多委曲尋訪故今南朝
西撫並襲前述所過之地龕有輕重遲速安
危晴雨之占肩輕步速安穩清明為地分之
福肩重步遲失撲陰雨為地分之灾福則歲

稔人安灾則人傷物厲唯西撫之行往欲雨
寒還欲晴暖反是亦灾仙駕每行必衝早涉
暝履茅茨荆棘之地部從社賽之人動逾數
百然從古未聞有傷其足者唯忌人畜生死
厭穢凡香錢服用飲食坐卧皆須避之否則
立有卒暴之禍後有逃蹇之灾皆前人所傳
而今人所見之明驗也

後一日真君仙仗往瑞陽存問黃君曰西撫
上元日禹中先迎置前殿陳齋羞三獻之禮
詰朝乃行初出東門即南過望仙橋經茂塢
入黃姑巷次至安里迂入元都壇少憩壇在
舊有觀
今廢次登師姑嶺入元仙靖尋出驛路再

歌名黃鶴樓有著高冠綠帕者數對冠名綠
樓二者甚古怪蓋晉代之禮也餘樓高二尺
竹治綠帛結緜戴於首以帛牘頭下唐道士
袖充前駕也金鳳意其朱雀導前之義或置
於龕筆之頂正合上有朱雀之義而世傳以
應母之祥
恐未必肩輿之人調古歌一闋齊聲唱和

立有卒暴之禍後有逃蹇之灾皆前人所傳
而今人所見之明驗也